



潘根草

PANGEN CAO
白友涛 著

| 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



青根草

——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

PANGENCAO

白友涛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 / 白友涛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9
ISBN 7-227-03015-6
I . 盘 ... II . 白 ... III . 回族—社区—研究—宁夏
IV . D669.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085 号

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 白友涛 著

责任编辑 王薇薇 贾 羽
封面设计 张 宁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3015-6/B·100
定 价 30.00 元

序 一

多年前我就大声疾呼：中国城市社会即将来临。这不是一种情感上的臆断，而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科学预测。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一命题的正确性。

现在我再次大声疾呼，中国现代化必然要走城市现代化带动全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城市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当今中国无论你走到哪座城市，你都可以看到遍地的在建工程。中国正处在城市现代化的加速期，与城市化的加速期几乎同时。正因如此，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就显得更加复杂。今天的城市决策者都已十分重视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而事实上城市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早已摆上了议事日程。

城市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城市空间的再利用问题。这里有老城改造，有新城建设，有交通和地下基础设施等建设问题；还有老城保护，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环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及非物质形态历史遗产等保护问题。城市现代化建设过于复杂以至于很容易迷失方向，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利益过于集中和冲突以至于很容易顾此失彼。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城市社会大变革，由于中国社会学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营养不良”，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竟没有一套很好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我们缺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城市建设者们实际上在“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城市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理论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在美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加速期,也就是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期这半个多世纪里,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同仁们不辞辛劳,深入城市社会实际,关心城市最一般民众的切身利益,其中包括各少数民族利益,他们运用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写下了许多足以影响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支撑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和西方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避免了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各利益集团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和谐共生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学的重要流派——芝加哥学派。

我在南京大学主持城市社会学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很久之前我就想能够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以开展城市社会研究为重点,形成中国的“芝加哥学派”。经过多年的奋斗,这一学派已经初见端倪,我在 2000 年主编出版的“城市科学前沿丛书”(10 本)、2002 年主编出版的“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丛书”(8 本)和 2004 年主编出版的“后现代城市丛书”(6 本)以及我的博士生们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博士论文都是这个学派的初期研究成果。我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至于能不能真正形成中国的“芝加哥学派”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白友涛同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非常用功,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其博士论文将民族学研究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对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长达 60 年的变迁过程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挖掘和抢救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社区故事”,特别是针对传统回族社区提出了“盘根草”格局的理论概括,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的研究重点是 1990 年以来城市现代化快速发展对传统城市社区的冲击和影响,论题直指老城改造与老城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他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应当说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博士生

们都能够快速地成长，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并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芝加哥学派”的希望。

是为序。

张鸿雁

2004年国庆之夜于云南路寓所

PAN
GEN
CAO

序

序二

今年盛夏，白友涛老师来访，带来他写的《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初稿。白友涛老师是一位从事城市回族社区研究的回族青年学者，几年来他通过查找资料，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在纪念达浦生阿訇座谈会召开前后，他曾多次和我交换意见，现在能够首先读到这篇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稿，我感到十分高兴。特别是文章中列举的七家湾回族社区几十年变化的事例，勾起我出生在回族社区，在回民小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母校教书的回忆，感到文章中提到的人和事分外亲切，白老师的论述也激起我的共鸣，产生一些心得体会。

回族是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但又居住分散的民族。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你都会看到清真餐馆和带着小白帽的回民。南京目前有回民 7 万多人，虽然只占全市人口的 1% 多，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弱小群体。在回民相对集中的地方，总有清真寺，“围寺而居”形成了回族社区（就是“教坊”或“坊”）。民国时期，南京有 25 座清真寺，七家湾回族社区是中外闻名、历史悠久的大坊之一。

回族社区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清真寺除了开展宗教活动以外，它的社会功能涵盖每个回民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等。像为新生婴儿起回回名（经名）；开办小学接纳儿童入学接受汉阿文化教育；为结婚的青年男女念“尼卡哈”（婚约）；为死者站“则那者”（殡礼）；为清真饮食、宰牛和鸡鸭、炒货等同业公会提供活动场所，以及扶贫救困，送医送药，施散“克凡”（裹尸布）和建立免费回民公墓等公益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在回族社区内形成的

团结、友好、和善、宽容等伊斯兰传统文化氛围，使广大回民群众心系在一起。这种氛围也感染了住在回族社区中的汉族兄弟，他们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与回族邻里友好相处，加强了民族团结。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革”的破坏，回族社区的功能渐渐萎缩了，回族社区的概念渐渐被人淡忘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迅猛发展，老城改造迫使原有居住老城区的许多回民迁出。回族社区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白老师正是抓住这个既现实又有意义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才完成了这篇书稿。我个人的看法是：

一、回族社区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区划，它是团结回民群众的载体，是反映现代大城市中一部分弱势群体利益的，是党和政府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体现，是做好社会安定团结的地方。但是，回族社区的理念可以有所改变。过去社区范围是以清真寺周围的几条街巷为限，现在应该扩大范围。以七家湾为例，它应该包括评事街社区、七家湾社区、冶山道院社区等形成较大范围的回族社区。事实上，由于城市交通方便，社区活动会吸引远道的回民。南京市伊协每年都要举办知识讲座和学习班，来听讲和学习的有远自江北浦口、大厂、孝陵卫、东山、板桥等远郊回民。这说明只要我们重视是可以发挥社区功能，团结更多群众的。南京市伊协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像开设回族伊斯兰教历史陈列室、编写回族伊斯兰教史稿、设立宣传橱窗、开展与街道社区联络工作、为部分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资助贫困学生入学等。草桥清真寺复建后，市伊协将配合政府部门在七家湾社区筹建清真饮食一条街等。从这里看，七家湾回族社区正逐渐恢复社区功能。

二、历史上的回族社区是自然形成的。今天，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新南京要有回族群众活动的空间。旧城改造势在必然，但是如何考虑回族这个弱势群体是领导层应重视的问题。北京牛街回族社区改造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改造后的牛街仍保持回族社区的风貌，居民回迁率非常高。而道路拓宽了，高楼建起来了，清真超市、清真餐馆、牛羊肉供应都比改造前更好。南京七家湾地区虽已动迁

的差不多了,但是,只要政府重视,在剩下了的红土桥路东西旧房处仍旧可以考虑恢复回族社区——形成现代回族社区。

这部书稿列举的七家湾变迁虽然是一个个案,但是它带有普遍性,凡是回族散居的地区都会面临旧城改造的问题,因此,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可以借鉴的地方。欣闻宁夏人民出版社要出版该书,我作为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七家湾60多年变迁的老回回非常高兴,希望该书能够早日面世。

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顾问

马大麟

2004年10月6日

前 言

在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安徽寿县寿春镇回族社区，人们常用“盘根草”(一种盘根错节极易生长的野草)一词形容回回之间的关系。老人们常说“天下回回是一家”。常见一般“要饭的”来家门前，只能得到一两分钱——为了打发“要饭的”家中书几上常备小碗，碗中常备零钱若干。然而只要“要饭的”道一声“沾个萨布，乡老”，大人们的态度马上变了样，常亲切地请其进屋，端茶盛饭以招待，并进一步问其寒暖，家住何方，何因出来讨饭等等。

回回民族人数少，又极分散，加之实行较严格的族内婚，导致回回通婚非常不便，常见的情况是同一坊上或相邻坊上的回民互通婚，世代聚居以后便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以至于在回回内部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人，第一次见面统称“老表”。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亲戚，而是一种“教亲”。

我之所以使用“盘根草”一词来描述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网络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民间流传的形象比喻的。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或简称回回)，是中国 56 个民族中比较年轻的少数民族。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回族是以 13 世纪蒙古西征东渐而来的中亚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色目人)为主体，结合唐宋时期来中国的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并与当地的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族通婚后，在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下，长期融合后于元末明初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①。回族是个重视商

^① 胡振华：《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 页。

业经济活动的民族，他们分散在全国大多数城市之中，并形成社区（教坊）——“围寺而居”。回族社区就是以回族居民为主体，以伊斯兰文化为纽带，以清真寺宗教生活为中心而形成的“民族地域共同体”。各地回族对回族社区的称呼有所不同，一般称作“坊”、“教坊”或“坊上”（西北部分回民称其为“则玛提”——Jamaat[阿拉伯语，本意为团体、群体]）。

与城市其他社区相比，城市回族社区具有鲜明的特色：

（1）民族性。中国是多民族大家庭，没有一个城市是纯汉族城市，所有城市都是多民族共同生活。但是在城市形成社区——稳定的地域与文化共同体的主要是回族。回族已经在历史上形成了共同的社区文化心理。

（2）历史性。中国城市回族社区的形成时间大多在明清时期。有的甚至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如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圣寺（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泉州麒麟寺、杭州凤凰寺）所在社区以及西安大学习巷、北京牛街回族社区都是唐宋时期建立的。这些回族社区大多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历史街区。

（3）独特性。回族是中国独特的、土生土长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国内，国外只有少数华人华侨穆斯林，不构成民族特征。回族有自己的独特信仰和文化传统，并形成了社区共同体，这在中国城市中是少见的。

（4）文化性。回族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语言、服饰、节日、信仰、习俗等都是其文化表现。城市回族社区的生存与发展为回族哲学、文学、史学、民族学、医药学、体育、舞蹈、艺术等回族文学艺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就是以北京牛街回族社区为背景展开的。

（5）宗教性。回族因伊斯兰教而形成，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其文化、生活习俗、思想、艺术，无不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从某种程度上说，回族社区就是伊斯兰宗教社区，一点也不为过。

（6）世界性。因为城市回族社区几乎能够等同于伊斯兰宗教社区，而伊斯兰教是世界宗教，在全世界拥有 12 亿以上的信教人口，

穆斯林遍布全世界。各国穆斯林到中国经商贸易、学习、进修、旅游、交流等都需要到城市回族社区从事宗教活动。

(7)普遍性。中国1000万回族人口分布在全国98%以上的县市。东部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回族社区，并且这些回族社区主要存在于传统的商业中心区，如北京牛街、东四牌楼、南京七家湾、上海小桃园等。即使是镇江、芜湖、阜阳、沧州等中等城市也不例外。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回族社区正在面临城市现代化的猛烈冲击。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正是这些回族社区的典型代表，城市现代化拆迁改造已经迫使大量回汉族居民离开自己的祖居之地，七家湾社区“旧貌换新颜”。传统社区形态被迫解散，“盘根草格局”正在被拆散，民族宗教文化难以传承，居民生活遭遇不便，社会心理素质面临挑战，社区认同感、归属感无所依存，“因拆致贫”现象时有发生，强制拆迁、强制安置使民众“怨声载道”。城市现代化建设和传统回族社区的保护形成尖锐矛盾，何去何从已经成为社会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回族社区生存现状，面对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城市传统社区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一个有着民族学和城市社会学专业背景的学者，我再也坐不住了，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开始了艰苦的研究之旅。

我对南京七家湾回族社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实地研究，访问了近百位回族老人，进行了三次不同规模、不同对象的问卷调查，走访了北京、天津、郑州、济南、合肥、阜阳、马鞍山、苏州、扬州、徐州等地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或清真寺管理人员，收集了大量的实证和图书资料，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稿。

导师张鸿雁教授经常教导我们，要把博士论文当作一生的学术最高点来作。我正是按照导师的教导，希望能够使自己的博士论文学术水平达到人生的“最高点”。本书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是与以下几个条件分不开的：

(1)本人出生于回族家庭并在城市回族社区长大，耳濡目染了

后来才知道在中国是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

(2) 1990~1993年，本人在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跟随著名回族史专家答振益先生攻读回族学三年，并获得硕士学位。

(3) 长期的学术积累，持之以恒的研究使我拥有了一定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成果：《回族研究》、《民族研究》、《文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社会》、《毛泽东思想研究》、《湖北社会科学》、《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等杂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4) 三年多的博士生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各位老师的谆谆教导，导师张鸿雁教授的细心指导以及南京大学的众多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为我开阔了视野，使我掌握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5) 全国各地，特别是南京七家湾，回族民众和伊斯兰教协会负责人，为我的调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精神鼓励。

(6) 南京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旧城改造力度不断增大，充分暴露出了现代化的基本矛盾和冲突。现实的生活，实际的事例为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想的素材和研究背景。我生活、工作在南京，我感谢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她给了我生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希望本书能够为城市回族社区的现代化贡献一些力量，也希望本书能够给被拆迁的老城民众们带来一些安慰！

作者

2004年12月31日

英文摘要

THESIS:Evolution of the Hui Communities in Cities of China:A Case Study on Nanjing Qijiawan Community

Abstract:

The Hui Nationality is one of the special minorities in China, which formed the Hui communities in most cities of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ies. Thes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re facing the same destiny and theme under the lash of urban modernization.

Nanj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metropolises at the edge of Anhui and Jiangsu, with the cream of north-and-south cultures and the vein of ten-dinasty cultures. It has been the capital of China in the period of Minguo(1912~1949) and gathered plural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se superiorities have made the practical base of pluralistic culture. Qijiawan Community of the Hui, our study case, is just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pluralistic culture.

Qijiawan is situated on the south of inner Qinhuai River. The Caotian Palace is just beyond the river and along the river lies Fuzimiao, an old CBD for centuries. The Nanjing Huis have been living her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traditional Islamic culture of the Hui had well been preserved here and it had he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Hui history.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old district dissettlements have had the

citizens left their homeland. The region of Qijiawan Community has greatly been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reshaped, national and religious culture is hardly kept upon by new generations, citizens' lives and belongings come into difficulties, social psychology is facing with new challenges, some citizens are forced into poverty by dissettlements, and all these problems have made the old community residers complain everywhere.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of the Hui contradict each other strongly.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Soci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forcing cultural plurality disappear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s humane spirits and plural cultures need to last long. How can we arrange that?

2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9 parts, besides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ding remarks, it has 7 chapters.

In the preface, it simply introduces the cause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reason that the author took Qijiawan Community as a study case is Qijiawan Community has many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i communities. The period and field of this research are mentioned here.

Chapter 1 describes the contradictions: dissettlement of the urban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of the Hui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the Hui's urban communities are experiencing. We did our research work with synthetic community method, it includes the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positivist questionnaires. At last the chapter introduces the main persons that the author visit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Chapter 2 goes through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Hui communities and of the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last century. The author notes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exchanging of

the Hui communities is still lacked th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Hui communities has lasted for about a century.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urban minority communities are also in short. So this research has some initiatives.

Chapter 3 discusses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Qijiawan Communit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Qijiawan Community had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Hui history. Though great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after liberation, Qijiawan Community still remained traditional pattern before 1990. Social memories are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Community to keep on its own history and culture.

Chapter 4 discusses the classical social structure in urban traditional Hui communities in the period of late Minguo. It points out that urban traditional Hui community own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depending on “Qinzen” food, the organic structure with “Pangeng-cao”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ultural structure with Islamic religion.

Chapter 5 shows how the “governmental leading” modernization lashes the human ecology of urban traditional Hui communities.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dissettlements in Qijiawan in the last decade, analyses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of the Qijiawan citizens, and draws out som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The author finally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Qijiawan Community had disappeared as the removing of the symbol buildings.

Chapter 6 discusses how the west treats the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s with the case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west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the minority traditional culture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Chinese urban modernization should learn from the west, and the community residers ought to shar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mainly through the best way of “remoulding while utilizing”.

Chapter 7 puts out some analytical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ociological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It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urban Hui communities with two visual angles: remarkable function and disremarkable function. The exchanging reasons of the urban Hui communitie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Concluding remarks: With the new Caoqiao Mosque built up, Qijiawan Community would recover its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future. Qijiawan will become a new typical modern Hui community to suit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Appendix: Questionnaires